



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夢窗詞之接受

普義南

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摘要

夢窗詞歷經元明時期三百年的沉寂，至明末毛晉以家藏夢窗詞刻之，加以《古今詞統》的大量選入，始重現於世人眼前。清朝初年，以朝廷為主導的詞學重大編修事業，諸如《御製選歷代詩餘》、《欽定詞譜》大量選錄、引用夢窗詞，對於夢窗詞的經典化與細校，影響甚深。然而直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始見資料蒐羅外，官方立場對夢窗詞比較全面性的評述。其內容大致有四：一是對《夢窗甲乙稿》、《夢窗丙丁稿》成書過程提出質疑，舉證駁斥毛晉以天干編年的說法；二是人品評薦方面，批評夢窗晚年贈詞權臣賈似道之舉；三是詞作風格方面，提出「詞家之有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的說法；四是詞文校訂，不注出處，實際上大量襲用萬樹《詞律》對夢窗詞的校律意見。本論文即針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夢窗詞的評述內容，剖析其批評立場與論據，兼及對夢窗詞的接受影響。

關鍵詞：接受、吳文英、夢窗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毛晉、李商隱。



Study on the Acceptance of Meng Chuang's Ci in *Catalogue Summary of Siku Quanshu*

Yin-An P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amkang University

Abstract

Meng Chuang's Ci remained unknown in Yua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Until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Jin Mao engraved the Meng Chuang's Ci which was collected by his family, and in addition, owing to the large collection of Meng Chuang Ci by *Gu Jin Ci Tong*, it reappeared in the world. In early Qing Dynasty, the significant compilations of poetry which were dominated by the court, such as *Yu Zhi Li Dai Shi Yu* (Verses of Each Dynasty) and *Qin Ding Ci Pu* (Index to the imperial register of tzu prosody) excerpted a lot of of Meng Chuang Ci, which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lassics and the careful proofreading of Meng Chuang's Ci. However, until *the Catalogue Summary of Siku Quanshu*, more complete commentary on Meng Chuang's Ci from the authority's stance was published besides the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The commentary included four aspects: 1. Put forward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procedure of publishing *Meng Chuang Jia Yi Gao* and *Meng Chuang Bing Ding Gao*, arguing the viewpoint of Jin Mao with presented evidence that the chronology was based on heavenly stems; 2. Assessing the personality of Meng Chuang, criticizing him for giving his poems to powerful



ourtier, Sidao Jia, when he was aged; 3. Regarding the style of his poetry, it advocated that Wenying was a writer of Ci, which was akin to Shangying Li being a writer of poems; 4. As for the proofreading, reference resources were not mentioned. It actually followed the comments of *Ci Lu* by Shu Wan on Meng Chuang's Ci. This study aimed at the comments of *the Catalogue Summary of Siku Quanshu* on Meng Chuang's Ci and explored its critical stance and argument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e acceptance of Meng Chuang's Ci.

Keywords: Acceptance, Wenying Wu, Meng Chuang's Ci, *the Catalogue Summary of Si Ku Quan Shu*, Jin Mao, Shangyin Li.



一、前言

吳文英（約 1205-1268 後），字君特，號夢窗，又號覺翁，南宋末年江湖詞人。夢窗雖才秀人微，事蹟難徵¹，但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1249 年刊，別稱《花庵詞選》）、趙聞禮《陽春白雪》（1250 年後刊）、周密《絕妙好詞》（1278 年宋亡後刊）皆曾選錄其詞，從選錄數量多、作品重複低、時間跨越大，足知夢窗詞在當時臨安江湖詞人間的活躍程度。由此基礎上，再觀當時人議論，如尹煥「求詞於吾宋者，前有清真，後有夢窗」²（1249 年前）、張炎「自成一家，各名於世」³（1317 年前），乃知言之有據。然而建文（1399 年）以降至萬曆十一年（1583 年）陳耀文刻《花草粹編》前，夢窗詞幾乎泯而未現。嘉靖、萬曆民間刻書事業發達，書商以《花間》、《草堂》為主幹，對於其他宋詞作品的發掘進度卻是緩慢，直至明末毛晉以家藏夢窗詞刻之，加以《古今詞統》的大量選入，夢窗詞才算走出陰霾，重現於世人眼前。

有清一代，以夢窗詞的接受歷程而言，明末毛晉刻《夢窗甲乙丙丁稿》，徐士俊、卓人月評選《古今詞統》，在文獻上已具備新的接受能量。然而披沙揀金是需要時間、需要環境誘因，文獻雖具，還需氣運、人心、文風的因變配

¹ 王兆鵬曾綜合「存詞名次」、「版本名次」、「品評名次」、「研究名次」、「歷代詞選名次」、「當代詞選名次」六項，替宋代詞家作出排行，前十名依次為辛棄疾、蘇軾、周邦彥、姜夔、秦觀、柳永、歐陽修、吳文英、李清照、晏幾道、賀鑄。參見其《唐宋詞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01）第二章〈定位論〉之〈綜合排行榜〉，頁 93。其中，夢窗排第七，除了夢窗外其餘九人，或有仕宦記載，或有詞集外的詩文、作品流傳。

² 見南宋黃昇淳祐己酉（1249 年）所編《絕妙詞選》（或稱《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花庵詞選》）卷十選夢窗詞序：「吳君特，名文英，自號夢窗。四明人。從吳履齋諸公遊，山陰尹煥敘其詞，略曰：求詞於吾宋者，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唐圭璋等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頁 835-836。

³ （南宋）張炎《詞源》卷下，《詞話叢編（一）》（北京：中華書局，1996.06），頁 255。



合。從清末民初「近世學夢窗者，幾半天下」⁴回顧，康乾時期所提供的詞學環境，貢獻甚多。如朝廷對浙西詞派的認可與偏好，給與南宋典雅詞論與詞作，重新被關注的機會；詞譜之學的發展與詞人按譜填詞的觀念，對於夢窗詞作的細校與經典化，存在互相依存的關係；詞人結社唱和與結集存史的活動，讓詞之創作成為一種文人較藝品評的對象，也讓重視章法修辭的南宋詠物慢詞，甚至目之「七寶樓臺」的夢窗詞，亦得到較多注視的眼光。

康乾時期，以朝廷為主導的詞學重大編修事業有三：一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沈辰樞、王奕清等編纂《御製選歷代詩餘》，其中收錄夢窗詞二百三十七首（含五首誤收）、一百三十調，以所用的毛刻本參對，約佔七成（337首）、九成（145調）；二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王奕清、閻錫爵等編纂《欽定詞譜》，其中採列夢窗詞七十五首、六十四種詞調，再加上校詞時所引證夢窗詞部分，共計一百一十四調，超過萬樹《詞律》（1687年成書）所收夢窗詞九十六種；三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館，乾隆六十年（1795年）完成的《四庫全書》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中《御製選歷代詩餘》、《四庫全書》以求備求全為主，未涉及校批，而《欽定詞譜》不採用《詞律》本詞前後段互校之法，一一羅列平仄、句讀、韻腳的差異，然後廣列另體，除了給予夢窗「精於審音」⁵、「格律謹嚴」⁶的肯定外，亦缺乏進一步的闡述。

因此，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總目提要》）中始見到在資

⁴ 吳梅：《樂府指迷箋釋·序》，蔡嵩雲《樂府指迷箋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92。

⁵ 解《荔枝香》（錦帶吳鈞）：「《詞律》云前段結句『車』字必是『馬』字，但無善本可校，又夢窗精於審音，必中律呂，聊存以備參考，填者仍照柳、周各詞用仄聲字可也。」（卷十八，頁306）

⁶ 解《絳都春》（情黏舞綫）：「此調前後段第五句例作拗體，…，填者能悉如吳詞，始格律謹嚴也。」（卷二十八，頁504）



料蒐羅外，官方立場對夢窗詞比較全面性的評述。本文即擬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夢窗詞的接受為研究範圍，然文中所用「接受」一詞，非完全等同西方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接受美學強調文學作品的意義存在於生產（作家創作）、本文（作品）、接受（讀者閱讀）的動態過程中⁷，文本存在閱讀活動中，隨著讀者「期待視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⁸的不同，其意義可能被充實與豐富、也可能被「偏見」「誤讀」⁹而忽略削減，著重於文本審美效果的嬗變衍化與成因規律研究。而本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夢窗詞的接受研究，使用意義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夢窗詞文獻之掌握，以及受官方立場影響下所形成「期待視野」對夢窗詞的批評闡釋。其中涉及夢窗成書過程、人品評騭、詞作風格、詞文校訂等，以下即從這四方面，梳理其說。

⁷ 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曾云：「一部文學作品，並不是一個自身獨立、向每一時代的每一讀者均提供同樣 觀點的客體。它不是一尊紀念碑，形而上學地展示其超時代的本質。它更多的像一部管絃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本文從詞的物質形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人民出版社），頁 26。

⁸ 朱立元：「所謂「期待視野」，是指文學接受活動中，讀者原先各種經驗、趣味、素養、理想等綜合形成的對文學作品的一種欣賞要求和欣賞水平，在具體閱讀中，表現為一種潛在的審美期待。」朱立元著：《接受美學導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61。

⁹ 「誤讀」一詞，在西方接受理論或詮釋學者被視作一種必然的現象。如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從存有論開展的詮釋學，認為讀者的「偏見」是理解的前提，也是理解的動力：「他（高達美）分析了理解的歷史性三要素：（1）理解前業已存在的社會歷史因素；（2）理解對象的歷史性構成；（3）由社會實踐與歷史發展所決定的價值觀念。這些構成了理解前提或曰「前理解」。他導致理解者對所理解事物的一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偏見的形成是人的不可避免的歷史性所決定，所以是「合法的偏見」（類似於海德格爾的「前結構」）。它不是一種有待克服的消極因素，而是促成真正理解的積極因素，它是我們理解的前提，它是我們理解的動力；它不幫助我們「複製」本文，而是激勵我們「生產性」的努力。」《接受美學導論》，頁 5。



二、十千標目，非以紀年

《御製選歷代詩餘》、《欽定詞譜》以及《四庫全書》所採用的夢窗詞版本，基本上都是從毛晉所刻《六十家詞》中而來。毛刻《六十家詞》實收六十一家，非刻於一時。據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末虞山毛氏汲古閣刻八十七卷本，書分六集，其中第三集，卷三十八收《夢窗丙稿》、卷三十九收《夢窗丁稿》、卷四十卷四十一收夢窗詞《補遺》；最後第六集，卷八十五收《夢窗甲稿》、卷八十六收《夢窗乙稿》。毛氏是先刻丙丁稿，後再補刻甲乙稿，故乙稿、丁稿附錄後，皆有一篇序文：

或云《夢窗詞》一卷，或云凡四卷，以甲乙丙丁釐目，又或云四明吳君特，從吳履齋諸公遊，晚年好填詞，謝世後同遊集其丙、丁兩年稿若干篇，釐為二卷，末有〈鶯啼序〉遺缺甚多，蓋絕筆也。與余家藏本合符，既閱《花庵》諸刻，又得逸篇九闕，附存卷尾。山陰尹煥序略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後有夢窗，此非煥之以，四海之公言也。」湖南毛晉識。（以下稱〈丙丁稿序〉）

余家藏書未備，如四明吳夢窗詞稿，二十年前僅見丙、丁二集，因遂授梓，蓋尺錦寸繡，不忍密諸枕中也。今又得甲乙二冊，但錯簡紛然，如「風裡落花誰為主」，此南唐後主詞識也。「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巧對，晏元獻公與江都尉同游池上一段，佳話久已，耳熟豈容攘美。又如秦少游「門外綠陰千頃」、蘇子瞻「敲門試問野人家」、周美成「倚樓無語理瑤琴」、歐陽永叔「佳人初試薄衣裳」之類，各入本集，不能條舉。但如「雲接平崗」、「對宿煙收」，諸篇自注附其集者姑仍之，未識誰主誰賓也。古虞毛晉識。（以下稱〈甲乙稿序〉）



從序文來看，夢窗詞兩次刻印時間相差二十年。¹⁰據毛氏兩序可知，《六十家詞》中《夢窗丙稿》、《夢窗丁稿》是來毛氏自家藏書，《補遺》九首則是黃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所選錄，《夢窗甲稿》、《夢窗乙稿》的版本出處，毛氏則未有說明。而毛氏似對「錯簡紛然」的《夢窗甲稿》、《夢窗乙稿》，有作過初步的校訂工作，但甲乙稿誤收他人詞作的部分未見廓清，而《御製選歷代詩餘》、《欽定詞譜》以及《四庫全書》亦沿襲其誤¹¹。值得注意的是毛氏提出夢窗詞以甲乙丙丁釐目編次的說法，首先此甲乙丙丁為詞集編目，毛氏以為是丙、丁是紀年¹²；其次，丙、丁二稿非夢窗自己編集，而是夢窗死後由朋友所

¹⁰ 毛晉整部《宋名家詞》刊刻歷時多久，殆難稽考。(明)李穀《〈隱湖題跋〉序》曾云「子晉自甲子以來，校刻經史子集及唐宋元名人詩詞，凡二百餘種」，甲子即天啟四年(1624)，若以此為刻書上限。以毛晉卒年上推，則最早夢窗詞丙丁稿(含絕筆、逸篇)不能晚於明崇禎十二年(1639)。再根據幾條線索，首先，毛晉《〈姑溪〉題跋》云：「余梓姑溪詞一卷，行世久矣，恨未見其全集，戊寅(1638)歲末，遇蕭伯玉先生於吳門舟次…，因出鈔本見眎」。姑溪詞一卷，北宋李之儀所作，收入《宋名家詞》第四集，若按「隨得隨雕」方式來看，應晚於第三集所收夢窗詞，蓋崇禎十一年前已「行世久矣」；又崇禎六年(1633)毛晉刻《隱湖題跋》，《宋名家詞》諸本序跋已收到第三集，其中有夢窗《丙丁稿序》，而無《甲乙稿序》；最後還有一條外證，即徐士俊、卓人月崇禎六年所刻《古今詞統》選夢窗四十九闕詞，可以說全從毛晉所先刻夢窗丙、丁稿而來。因此推論，可以崇禎六年(1633)為毛氏兩次刊刻夢窗的分水嶺，丙丁稿初刻早不能超過1624年，甲乙稿初刻晚不能低於1652年。

¹¹ 毛刻《夢窗甲稿》收101首，其中《繞佛閣》(暗塵四斂)、《慶春宮》(雲接平崗)、《大酺》(對宿煙收)、《洞僊歌》(花中慣識)四首，乃誤收周邦彥、姜夔詞作；毛刻《夢窗甲稿》收71首，其中《玉漏遲》(絮花寒食路)、《玉漏遲》(杏香飄禁苑)、《玉蝴蝶》(晚雨未催)、《絳都春》(融和又報)、《聲聲慢》(梅黃金重)、《淒涼調》(綠楊巷陌)、《尾犯》(夜雨滴空階)七首，亦是誤收他人詞作。以《御製選歷代詩餘》為例，其中夢窗詞選進二百三十七首，誤收五首為卷三十七張炎《一翦梅》(悶蕊驚寒)、卷五十姜夔《洞仙歌》(花中慣識)、卷五十七趙聞禮《玉漏遲》(絮花寒食路)、卷六十六周密《玲瓏四犯》(波暖塵香)，以及卷七十丁仙現《絳都春》(融和又報)五首，實選夢窗詞三百三十二首。其中除了張炎《一翦梅》(悶蕊驚寒)、周密《玲瓏四犯》(波暖塵香)，其他三首顯然沿用毛刻《夢窗甲乙丙丁稿》而訛。

¹² 毛晉與《總目提要》都採信夢窗卒於淳祐十一年(1251)的說法，該年為辛亥，若此「丙」當指淳祐六年丙午(1246)、「丁」當指淳祐七年丁未(1247)。



輯錄的。

首先十干作為書名，夢窗曾贈詞予臨安書商陳起，陳起自刻詩集亦云《芸居乙稿》。檢閱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¹³，宋以前以干支作為書名者，不外乎三種。其一為紀年，如唐李淳風《乙巳（645）占》、李潛用《乙卯（835）記》、北宋不著名氏《書壬戌（1082）事》、曾布《紹聖甲戌（1094）日錄》一卷、《元符庚辰（1100）日錄》、南宋李珣《丁卯（1207）實編》；其二為品第，如唐不著名氏作《唐相門甲族》。其三為編次，如唐李商隱《樊南四六甲乙集》、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乙集》、韓元吉《南澗甲乙藁》、倪思《齊齋甲藁》《乙藁》、楊簡有《慈谿甲藁》、黃景說《白石丁藁》、真德秀有《西山甲乙藁》。照毛晉〈丙丁稿序〉的說法，此紀年是作品完成之年，是夢窗死後同遊集夢窗丙午（淳祐六年）詞作為丙稿、丁未（淳祐七年）詞作為丁稿，而非同遊編輯成書的時間。其實這種說法破綻是很明顯的，一來書名用作紀年，有干無支，未見前人使用。鄭文焯就曾指出：

古人書籍及詩文集有以干支紀年名其集者，未聞以甲乙為次第，更取以編集而自名之者。汲古毛氏本當喪亂之際，勉得校讎之助，加以專輒，自行其是，而所刻與所敘，動相刺繆，宜為黃蕘翁姍笑之已。¹⁴

其次，夢窗有些干支紀年的詞作，如毛晉原刻本《夢窗甲稿》〈水龍吟〉（淡雲籠月）題曰「癸卯（淳祐三年，1243）元夕」；《夢窗乙稿》〈探芳信〉（夜寒重見）題曰「丙申（端平三年 1236）歲」、〈豐樂樓（鶯啼序）〉（天吳駕雲）題下注「淳祐十一年（辛亥 1251）」；《夢窗丙稿》〈喜遷鶯〉（冬分人別）

¹³（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06）。

¹⁴ 鄭文焯：《鄭文焯手批夢窗詞》，頁 4-9。



題曰「甲辰（淳祐四年 1244）冬」、〈永遇樂〉（風拂塵徽）題曰「乙巳（淳祐五年 1245）中秋」、〈塞垣春〉（漏瑟侵瓊莞）題曰「丙午（淳祐六年 1246）歲旦」、〈瑞鶴仙〉（亂雲生古嶠）題曰「丙午重九」、〈滿江紅〉（結束蕭仙）題曰「甲辰歲」；《夢窗丁稿》〈六醜〉（漸新鵝嫩柳）題曰「壬寅（淳祐二年 1242）歲」、〈鳳棲梧〉（開過南枝）題曰「甲辰七夕」、〈西江月〉（添線繡床）題曰「丙午冬至」、〈思佳客〉（自唱新詞）題曰「癸卯除夕」，可以知道並不是集中某年完成。因此《總目提要》即云：

其分為四集之由，不甚可解。晉跋稱：「文英謝世之後，同遊集其丙、丁兩年稟，釐為二卷。」案：文英卒于淳祐十一年辛亥，不應獨丙、丁二年有詞。且丙稟有乙巳所作〈永遇樂〉，甲辰所作〈滿江紅〉，而「丙午歲旦」一首，乃介于其中；丁稿有癸卯所作〈思佳客〉，壬寅所作〈六醜〉，甲辰所作〈鳳棲梧〉，而丙午所作〈西江月〉，亦在卷內，則丙、丁二稟，不應分屬丙、丁二年稟。且甲稟有癸卯作，乙稟有端平丙申作、淳祐辛亥作，亦絕不以編年為序。疑其初不自收拾，後哀輯舊作，得一卷即為一集，以十干為之標目，原未嘗排比先後耳。¹⁵

甲乙丙丁編年之說，雖破綻百出，但毛晉之推測不可一筆抹消。綜合毛序與《總目提要》，我們可以得到一種假說，會不會夢窗詞甲乙丙丁是「謝世後同遊」所集，然後「哀輯舊作，得一卷即為一集」呢？又或者是夢窗在世曾結集自作，同遊又收輯遺作成冊呢？

從夢窗宋末刊本的記載，「尹煥序本」、「《新詞稿》」、「《霜花腴詞集》」三

¹⁵（清）紀昀等奉敕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97.09），卷 199，冊六，頁 4168。以下徵引同書，簡列卷頁，不再贅注。



者，就可能是夢窗親自所集¹⁶。針對夢窗詞成書過程的擬測，可以提出三項證據，首先今日所見毛晉刻本夢窗所有自度曲，如〈霜花腴〉、〈西子妝慢〉、〈澡蘭香〉等，都集中收錄在《夢窗甲稿》卷末，且《夢窗甲稿》干支紀年的詞作僅至淳祐三年（1243），同一年夢窗曾手寫過十六首詞作獻壽方惠巖，後載於明朱存理所輯《鐵網珊瑚》題曰「夢窗新詞稟」，而這十六首中有九首也出現在《夢窗甲稿》；再者，朱祖謀三校本採用明鈔本在各調下注明宮調，張廷璋明鈔本雖然一卷本，但依所注明宮調處，幾乎都為毛刻的甲、乙稿；第三，參酌《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趙聞禮《陽春白雪》、《絕妙好詞》宋末元初跨越三十年間的三大詞選，其對夢窗詞的選錄作品數量多且重複性低來看。我們可以大膽假設，夢窗創作時間長，作品又豐富，可能累積到一定數量，就集結成卷、冊。從淳祐九年（1249）到夢窗卒前，也許夢窗自己先有過一次整理，出自某種目的（自己偏愛？），而非求完備。是為甲、乙稿的雛形，原本與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一樣帶有樂譜。夢窗卒後不久，可能如毛晉所言，友人開始蒐集夢窗自編詞集、《中興以來絕妙詞選》之外的作品，而有丙、丁集的出現，但蒐羅未全。因此既非成書於一時，又可能先有夢窗自編、後有友人搜集遺作，所以才會有毛晉《夢窗甲乙稿》、《夢窗丙丁稿》分藏分刻，又良莠不一的狀況¹⁷。

¹⁶ 詳細考證可參閱普義南：《吳文英詞接受史》（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6）第二章第二節「宋季刊本」。

¹⁷ 就毛刻本內容而言，毛晉家藏的丙、丁集，沒有誤收他詞，而且沒有坊刻選本常見的擬題刪序，而甲、乙稿就是無一首無題，比如甲稿〈瑞鶴仙〉（淚荷拋碎壁）之題「秋感」、乙稿〈三姝媚〉（吹笙池上道）之題「詠春情」。顯然丙、丁集的版本，比「錯簡紛然」的甲、乙稿來的好。



三、曳裾侯門，晚節頹唐

《總目提要》〈凡例〉曾云：

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為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為《總目》。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眾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為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疵，國紀朝綱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瘴，用著勸懲。其體例悉承聖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凡例〉，頁 39-40）

知人、評書、訂誤，詳見他節申論，但「人品學術之醇疵」部分，《總目提要》針對夢窗提出「晚節頹唐」說：

文英及與姜夔、辛棄疾游，倡和具載集中。而又有壽賈似道諸作，殆亦晚節頹唐，如朱希真、陸游之比。

夢窗詞中「石帚」非為「姜夔」，夏承燾《吳夢窗繫年》已有辨誤：

今案夢窗有贈姜石帚六詞，前人誤以石帚當姜夔，予為〈白石道人行實考〉已辨之；汲古閣本夢窗詞甲稿有洞仙歌「賦黃木香贈辛稼軒」一首，則是姜夔詞誤入。提要皆失考。夢窗年代不及上交姜、辛也。¹⁸

而《總目提要》又以朱敦儒（字希真）、陸游比之夢窗，稱其「晚節頹唐」。蓋指朱敦儒晚年應秦檜召出仕、陸游晚年贈詞韓侂胄之事，《四庫全書》未收朱氏著作。但針對陸游晚年與韓侂胄交遊一事，卻不放過：

¹⁸ 夏承燾：《吳夢窗繫年》，《唐宋詞人年譜》（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12），頁 457。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載韓侂胄喜游附已，至出所愛四夫人號滿頭花者索詞，有「飛上錦裯紅皺」之句，今集內不載。蓋游老而墮節，失身侂胄，為一時清議所譏，游亦自知其誤，棄其稟而不存。《南園閱古泉記》不編於《渭南集》中，亦此意也。而終不能禁當代之傳述，是亦可謂炯戒者矣。（《放翁詞》提要，卷 198，頁 4164）

南宋詩集傳於今者，惟萬里及陸游最富。游晚年墮節為韓侂胄作《南園記》，得除從官，萬里寄詩規之，有「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句，羅大經《鶴林玉露》嘗記其事。以詩品論，萬里不及游之鍛鍊工細；以人品論，則萬里侷乎遠矣。（《誠齋集》提要，卷 160，頁 4141）

此處無意處理陸游晚節問題，只是從《總目提要》對陸游的批評，可以逆推其稱夢窗「晚節頹唐」，雖是輕輕帶過，其鄙視態度隱含其中，只因其已視詞為小道：「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特才華之士以綺語相高耳」¹⁹，又兼夢窗詞才秀人微，影響力有限，所以懶費筆墨。要知《總目提要》既是文事，更是官家宣傳禮教文治工具，「政治權力瀰漫於歷史解釋、評價、敘述」²⁰，之前《御製選歷代詩餘》收錄夢窗詞時，選了夢窗〈瑤華〉詞，卻在文字上有所更動。首先略去了敏感的原來題目，而當作無題詞處理。再來上半闋詞文中「塞」、「胡」二字被改成「寒」、「凱」（見粗體方框處）。比照如下：

¹⁹ 集部〈詞曲類〉小序，《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六）》（台北：藝文印書館，1997.09），頁 4141。

²⁰ 曾守正：「（《總目提要》）在建構歷史圖像的同時，『人品學術之醇疵』可受評價，『國紀朝章之法戒』亦須重視。上述種種努力，乃『悉承聖斷』，即政治權力瀰漫於歷史解釋、評價、敘述中，以期完成當代『庶幾公道大彰，俾尚論者知所勸戒』（〈凡例第十五條語〉）」，見《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09），頁 7。



秋風采石，羽扇揮兵，認紫騮飛躍。江蘼**塞**草，應笑春、空鎖凌煙高閣。**胡**歌秦隴，問鏡鼓、新詞誰作。（〈瑤華·分韻得作字戲虞宜興〉，毛刻本《夢窗詞丁稿》）

秋風采石，羽扇麾兵，認紫騮飛躍。江蘼**寒**草，應笑春、空鎖凌煙高閣。**凱**歌秦隴，問鏡鼓、新詞誰作。（〈瑤華〉，《歷代詩餘》卷七十八）

進一步來看，夢窗詞中使用到「胡」字，除了「胡衫」、「胡蝶」較為無關外，像「胡沙哽咽」（〈還京樂〉（宴蘭渚））、「胡調吹徹」（〈暗香疏影〉（占春壓一）），二首都是夢窗詞該調唯一作品，也屬長調，但卻沒有被《歷代詩餘》所選入，這是否只是巧合，耐人尋味。在清庭逐漸取得文學的主導權過程中，在學者歌頌「清初風雅之突勝於明者，亦繫夫君主之好尚」²¹同時，所要注意的文治下陰影。

但「晚節頹唐」說卻開啟劉毓崧、夏承燾一番論戰。劉氏極力維護夢窗，其理由為「以見詞品之潔，實由人品之純。觀察尚友古人，為之刊布是帙，不特其詞藉以傳播，即其人亦藉以表章，此實扶輪大雅之盛意也」（作於 1860）²²而夏氏則持平論之「夢窗以詞章曳裾侯門，本當時江湖遊士風氣，固不必諂為無行，亦不能以獨行責之」²³。真相與否自可由考證辨明，但此處所著意的

²¹ 王易《詞曲史》：「清初風雅之突勝於明者，亦繫夫君主之好尚，遠勝於明之諸宗。觀世祖之於尤侗，聖祖之於姜宸英，世宗之於閻若璩，高宗之於沈德潛，或誦其文，或耳其名，或欽其學，或愛其詩，皆以特識殊遇，拔自寒微；開館編書，成就豐大。由士是有所勵，不敢自菲，奮而益勤。故自康熙至乾隆間，詞之作家固遠超過明代，即詞學之著述，亦較明為優。」王易《詞曲史》（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 275。

²² （清）劉毓崧：《夢窗詞集·序》。《夢窗詞集》四明叢書·約園刊本（廣文書局：民 60.09 初版）

²³ 夏承燾：〈夢窗晚年與賈似道絕交辨〉，《吳夢窗繫年》，《唐宋詞人年譜》（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12），頁 485。



是人品即詞品，此一觀念在傳統文人，尤其是仕官朝廷者理解作品的先設。也知道《提要》提出夢窗「晚節頹唐」說之影響所在。

四、比擬義山，卓然大宗

《提要》對夢窗風格之說明。其云：

其詞則卓然南宋一大宗。沈泰嘉《樂府指迷》稱其「深得清真之妙，但用事下語太晦處，人不易知」。張炎《樂府指迷》亦稱其「如七寶樓臺，炫人眼目，拆碎下來，不成片段」。所短所長，評品皆為平允。蓋其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之功則過之。詞家之有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

沈泰嘉應為沈義父，張炎《樂府指迷》應為《詞源》。《總目提要》折衷二家評論，認為夢窗研鍊有之，渾成未能。然此處順著《樂府指迷》而將夢窗繫在清真門下。又於《詞綜》提要又認可浙西之說：「蓋彝尊本工於填詞，平日嘗以姜夔為詞家正宗，而張輯、盧祖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為之羽翼，謂「自此以後，得其門者或寡」。…其立說大抵精確」。模稜兩可，《總目提要》對於詞學一門無所著心。但其提出「詞家之有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的說法，亦影響深遠。置於天分研鍊說下，隱然將周邦彥視作夢窗追尋對象，夢窗既為詩家李商隱，那周邦彥又屬誰？觀《李義山詩集》提要：

商隱詩與溫庭筠齊名，詞皆縝麗。然庭筠多綺羅脂粉之詞，而商隱感時傷事，尚頗得風人之旨，故蔡寬夫《詩話》載王安石之語，以為唐人能



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商隱一人。自宋楊億、劉子儀等沿其流波，作《西崑唱酬集》，詩家遂有西崑體，致伶官有擗捨之譏，劉攽載之《中山詩話》，以為口實。元祐諸人起而矯之，終宋之世，作詩者不以為宗。胡仔《漁隱叢話》至摘其《馬嵬詩》、《渾河中詩》詆為淺近，後江西一派漸流於生硬羸鄙，詩家又返而講溫、李。自釋道源以後，註其詩者凡數家，大抵刻意推求，務為深解，以為一字一句皆屬寓言，而《無題》諸篇，穿鑿尤甚。²⁴

《總目提要》基本認可蔡寬夫《詩話》義山詩學老杜之說，也指出義山詩風能救「生硬羸鄙」，卻又不易解讀。所以杜甫與李商隱，猶如周邦彥與夢窗。《總目提要》乃順著《樂府指迷》話頭而來，非藉李商隱以提高夢窗詞地位，只是藉此提出夢窗詞風「晦」與「工」，與義山詩略似而已。沒料到卻對後來研究夢窗者有極大的啟發性，如劉熙載（1813—1881）《詞概》便引申出「詞品喻諸詩，東坡、稼軒，李杜也。耆卿，香山也。夢窗，義山也。白石、玉田，大歷十子也。其有似韋蘇州者，張子野當之。」²⁵馮煦（1842-1927）《蒿庵論詞》則云「予則謂商隱學老杜，亦如文英之學清真也」²⁶。陳洵《海綉說詞》更將杜李、周吳關係，引申作論，以為學詞之正途：

吾年三十，始學為詞。讀周氏（周濟）《四家詞選》，即欲從事於美成。乃求之於美成，而美成不可見也。求之於稼軒，而美成不可見也。求之於碧山，而碧山不可見也。於是專求於夢窗，然後得之。因知學詞者，

²⁴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四）》，卷 151，頁 2991。

²⁵ 《詞話叢編（四）》，頁 3697。

²⁶ 《詞話叢編（四）》，頁 3595。



由夢窗以窺美成，猶學詩者由義山以窺少陵，皆涂轍之至正者也。²⁷

三說同中有異，大抵《詞概》只言諸家風貌不同，而《蒿庵論詞》則藉以翻案張炎「質實」說，至於《海綉說詞》則以此傳承路線，作為學詞者仿效對象。《提要》星星之火，漸成燎原。

五、校正吳詞，襲用詞律

最後《總目提要》花了很大的篇幅，引文校正九處夢窗詞文的錯漏：

其稟屢經傳寫，多有譌脫，如朱存理《鐵網珊瑚》載文英手書〈江南春〉詞題下註：「張筠莊杜衡山莊」，而刻本佚上三字，是其明證。他如〈夜飛鵲〉後闕「輕冰潤」句，「輕」字上當脫一字；〈解語花〉「門橫皴碧」一首，後闕「冷雲荒翠」句，翠字與全首之韻不叶；〈塞翁吟〉別一首，後闕「吳女暈濃」句，「女」字據譜當作平聲；〈高山流水〉後闕「唾碧窗噴花茸」句，音律不叶，文義亦不可解；〈惜紅衣〉一闕，仿白石調而作，後闕「當時醉近繡箔夜吟」句，止八字，考姜夔原詞作「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句，實九字，不惟少一字，且脫一韻；〈齊天樂〉尾句「畫旗塞鼓」，據譜尚脫一字；〈垂絲釣〉前闕「波光掩映燭花黯淡」二句，掩字不應叶，又不宜作四字句；〈繞佛閣〉「蒨霞豔錦」一首，前闕「東風搖颺花絮」下闕三字，然花絮二字，乃句尾押韻，以前詞「怕教徹膽寒光見懷抱」句推之，則闕字當在「花絮」二字之上。毛本校刊皆未及是正。至乙亥之〈醜奴兒慢〉，丙稟又易其名曰〈愁春未醒〉，則因潘元質此詞以「愁春未醒」作起句，故後人又有此名，據以追改舊題，

²⁷ 《詞話叢編（五）》，頁4839。



尤乖舛矣。

但我們拿來跟萬樹《詞律》仔細比對，發現除了第一則以朱存理《鐵網珊瑚》校夢窗〈江南春〉詞題本作「張筠莊杜衡山莊」外²⁸。其餘都是取自萬樹《詞律》說法，詳見下表（《詞律》版本用廣文書局《索引本詞律》）：

夢窗詞	四庫提要	《索引本詞律》
〈夜飛鵲〉 （金規印遙漢）	後闕「輕冰潤」句，輕字上當脫一字。	作「輕冰潤玉」。汲古閣刻落「玉」字。（卷十九，頁 369）
〈解語花〉 （門橫皺碧）	後闕「冷雲荒翠」句，翠字與全首之韻不叶。	夢窗匠心最細必不失韻。「翠」字，或「苑」字、「院」字之誤。（卷十六，頁 321）
〈塞翁吟〉 （草色新宮綬）	後闕「吳女暈濃」句，女字據譜當作平聲。	刻作「吳女暈濃」，乃誤也。「女」字必「娥」字。或謂「娥」字不可言暈，則又必「蛾」字而誤也。（卷十三，頁 256）
〈高山流水〉 （素絃一一）	後闕「唾碧窗噴花茸」句，音律不叶，文義亦不可解。	（毛刻「唾碧總噴花茸」）「總」字必係「窗」字之訛。而又誤倒刻，乃是「碧窗唾噴花茸」六字。對前「霜霄暗落驚鴻」也。否則碧字作平，必無襟懷唾碧之理。（卷十九，頁 380）

²⁸ 《四明叢書》張壽鏞明鈔本「自度腔小石江南春賦張葯翁杜衡山」，見第二章第一節〈夢窗親書《新詞稿》〉部分。



<p>〈惜紅衣〉 (鷺老秋絲)</p>	<p>仿白石調而作，後闕「當時醉近繡箔夜吟」句，止八字，考姜夔原詞作「維舟試望故國渺天北」句，實九字，不惟少一字，且脫一韻。</p>	<p>夢窗作「當時醉近繡箔夜吟」，不惟少一字，且少一韻。是必吟字下落一字，或吟字乃吹字之誤。(卷十三，頁245)</p>
<p>〈垂絲釣〉 (聽風聽雨)</p>	<p>前闕「波光掩映、燭花黯淡」二句，掩字不應叶，又不宜作四字句。</p>	<p>「掩」字不宜重出。(卷九，頁180)</p>
<p>〈繞佛閣〉 (蒨霞豔錦)</p>	<p>前闕「東風搖颺花絮」下闕三字，然花絮二字，乃句尾押韻，以前詞「怕教徹膽寒光見懷抱」句推之，則闕字當在花絮二字之上。毛本校刊皆未及是正。</p>	<p>前結九字云「東風搖颺花絮□□□」。蓋相傳缺此三字，然通首用杼、縷等韻，花絮二字，正其煞尾二字，應作「東風遙颺<u>平平仄</u>花絮」方是。(卷十六，頁319)</p>
<p>〈醜奴兒慢〉 (東風未起)</p>	<p>丙稟又易其名曰〈愁春未醒〉，則因潘元質此詞以「愁春未醒」作起句，故後人又有此名，據以追改舊題，尤乖舛矣。</p>	<p>案此詞因首句(指潘元質詞)四字，後人遂名曰「愁春未醒」。夢窗稿〈東風未起〉一篇是也。(卷四六，頁66)</p>

《提要》本看重萬樹《詞律》，稱其「唐、宋以來倚聲度曲之法，久已失傳，如樹者，固已十得八九」(《詞律》提要)，但《總目提要》曾批評明人著作「至



注中援引事實，多不注出典，此又明代著述之通病」²⁹，但提要夢窗詞既是引用《詞律》說法，又不在夢窗詞《提要》中說明，不免令人有剽竊之感，若不知此中關節，還以為《總目提要》「據詞的聲律、含義等方面對吳詞提出的校正意見是非常寶貴的」³⁰。又《總目提要》在詞集提要中《樂章集》³¹、《逃禪詞》³²、《稼軒詞》³³時，校訂詞文，明確註明徵引自《詞律》。究竟提要夢窗詞時，是一時的引證疏漏，還是《總目提要》對於詞曲類的輕忽，尚須一一檢校。但從另一角度來看，《詞律》之作（1687）距夢窗詞《提要》（1789）已逾百年，但《提要》對夢窗詞校對卻無新見，亦顯示詞譜之學與夢窗接受，都呈現一種停滯不前的狀態。

六、結論

整體而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夢窗詞的接受，處在先著、程洪《詞潔》點出夢窗「用比拗折，不使一猶人字，雖極瑣嵌，復有靈氣行乎其間」³⁴之後；在萬樹《詞律》稱「夢窗詞家龍象」³⁵、「夢窗匠心最細」³⁶審音知律的基礎上。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在夢窗詞學成就、詞文校訂等方面，卻沒有

²⁹ 《杜詩抄述注》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74，頁 3521。

³⁰ 田玉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吳文英辭的評述〉，收在《徘徊于七寶樓臺——吳文英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08），頁 190。

³¹ 「萬樹作《詞律》嘗駁正之，今竝從其說」，《樂章集》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98，頁 4142。

³² 「近時萬樹《詞律》始辨之」，《逃禪詞》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98，頁 4158。

³³ 「近萬樹《詞律》中辨之甚明，此本尚未及訂正」，《稼軒詞》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 198，頁 4163。

³⁴ 康熙三十一年（1692）先著、程洪所編：《詞潔》，評夢窗〈珍珠簾〉（密沉爐暖）語，見《詞話叢編（二）》，頁 1360。

³⁵ 《索引本詞律》，卷四，頁 66。

³⁶ 《索引本詞律》，卷十六，頁 321。



提出更進一步的創見或努力，反而是咬出夢窗「七寶樓臺」、「晚節頹唐」，是可見撰寫提要諸家其相關詞學研討上，並非特別用心。

但其提出夢窗甲乙丙丁詞集的成書過程，可能是「哀輯舊作，得一卷即為一集」的說法，是獨具隻眼，可惜點到為止，亦未能有所發揮。而影響最鉅的，是將詞中夢窗比擬作詩中義山，《總目提要》本順著《樂府指迷》話頭而來，非藉李商隱以提高夢窗詞地位，只是藉此提出夢窗詞風「晦」與「工」，與義山詩略似而已，但卻對引發清末明初劉熙載《詞概》、馮煦《蒿庵論詞》、陳洵《海綯說詞》等人的進一步討論，影響甚深。



參考書目

一、古籍文獻（依作者時代排序）

- 宋·吳文英著，朱祖謀校：《夢窗詞》（《彊村叢書》本）（揚州：廣陵書社，2005年）。
- 宋·吳文英著，張壽鏞刻：《夢窗四稿》（《四明叢書》本）（台北：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64年4月）。
- 宋·吳文英著，楊鐵夫箋釋：《改正夢窗詞選箋釋》（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6月）。
- 宋·吳文英著，吳蓓箋校：《夢窗詞彙校箋釋集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
- 宋·吳文英著，鄭文焯批校：《鄭文焯手批夢窗詞》（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年）。
- 明·毛晉著：《汲古閣書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宋·陳振孫著：《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6月）。
- 清·萬樹：《索引本詞律》（台北：廣文書局，1989年）。
- 清·康熙敕撰：《欽定詞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清·紀昀等奉敕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市：藝文印書館，1997年9月）。



二、專書（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 Elixabeth Freund 著，陳燕谷譯：《讀者反應理論批評》（板橋：駱駝出版社，1994）。
- Hans Robert Jauss 著，周寧、金元浦譯：《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遼寧：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
- 王兆鵬著：《唐宋詞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1月）。
- 王易著：《詞曲史》（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 王金山、王青山著：《文學接受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5年7月）。
- 田玉琪著：《徘徊于七寶樓臺—吳文英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月）。
- 朱立元著：《接受美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
- 朱立元著：《接受美學導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 江合友著：《明清詞譜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吳熊和著：《吳熊和詞學論集》（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
- 周彥文著：《毛晉汲古閣刻書考》（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9月）。
- 金元浦著：《接受反應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
- 唐圭璋等校點：《唐宋人選唐宋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台北：明倫出版社，1970年12月）。
- 陳文華：《海綉翁夢窗詞說詮評》（台北：里仁書局，1996年）。
- 陳水雲：《清代前中期詞學思想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



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 9 月）。

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89 年）。

蔡嵩雲著：《樂府指迷箋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

三、學位論文（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序）

侯璣敏：《毛晉校刻書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 年。

張忱：《康熙的文化政策對士人和文壇的影響》，南開大學碩士論文，2007 年。

黃建軍：《「吹翫擊壤」因盛世，「衢謳巷舞」慶太平—康熙實用文藝思想述論》，浙江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

